

容齋文鈔

容三文鈔卷四

綿上茹綸常文靜

墓誌銘 二

中憲大夫張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敬菴張翁歿於乾隆庚午又三十八年而翁之繼配任恭人卒於京邸其孤原任蘭州守燮扶柩歸將以五十四年四月廿七日附塋於翁之壙而請於余曰先府君之墓也不孝年未舞象墓道之石缺焉厥後羈棲郎署出守巖疆未遑厥事負罪滋深今復罹大故敢以銘累吾子爰出事

狀示余余與翁家世爲姻好又辱蘭州公折輩行
爲至交固稔知翁者不敢以弇陋辭翁諱呈繡字
成文別字敬菴先世爲隴西人始祖諱願者始遷
介休曾祖進祿祖奇士 覃恩貤贈中憲大夫父
龍瀛 覃恩貤贈奉政大夫母宋宜人人生二子翁
其仲也生有至性幼失怙哀毀如成人事母有姜
詩杜孝之風及歿廬於墓者三年與兄友愛無間
兄中年遭狂疾醫藥罔懈撫兩猶子恩勤備至析
產時貲財率多讓之曰吾食指寡卽此足以自給
也至其樂善好施如恐不及祠廟傾圯者修之道

路汙下者斃之饑者食之寒者衣之疾病者藥餌之稱貸莫償者毀其券死無以殮者畀之棺無地以藏者爲致義塚貧不能延師者爲設義塾宗族親舊之鰥寡無歸者贍養之以終其身其孤無依者婚嫁之俾得其所其他立身行已不欺暗室積德累仁獨秉素風更難更僕數也於戲翁之行誼若此求之古人且難況近今哉翁向有伯道之憂五旬後始舉一子長通仕籍卒之綸恩賁及數世吾於是嘆天之報施善人如是其不爽也厥後鄉人請祀翁於孝義事雖未果而郡伯俞公緣是

表翁之墓稱述不置人咸以爲非諛云翁生於康熙三十年二月十三日卒於乾隆十五年八月初八日年六十以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與元配陳恭人合葬於常樂村祖塋恭人前翁一年卒年五十九有壺德勤家政儉素自持而佐翁施予不倦尤人所難繼任恭人稱未亡人時年甫二十六撫幼子支柱門戶冰霜自勵踵行翁種種諸善事弗替最後捐輸金川軍餉就養都門及蘭州府署其戒子訓孫率勉以大義迥非尋常巾幗中所及故凡中外士大夫與蘭州公交者無不知恭人

之賢悼恭人之歿而鄉黨宗族以至窮殘里婦無
不歔歔泣下此真不愧爲翁之德配也已生於雍
正三年四月初六日卒於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初
四日年六十四子一燮原任甘肅蘭州府知府兵
部武庫司郎中女二適士族俱前卒孫男三敦培
候選主事敦墉太學生敦垣幼孫女三曾孫男二
曾孫女二銘曰

百行克全孝友是篤施棺設藥義塚義塾于門之
大於斯可卜晚歲育麟一夔已足 綸恩疊沛卒
蒙後福廼奠幽宮綿山之麓千秋萬歲以欽芳躅

處士裕菴宋君暨配任孺人合墓誌銘

裕菴宋君之歿越十六年而始塋塋又十八年而任孺人歿歿二年其孤以事狀來乞銘曰府君之逝不孝甫二歲塋時亦年未弱冠墓道之石缺焉茲將以五十八年四月十一日奉太君柩祔於府君之壙敢以銘累先生余家先世與宋爲比鄰舊好而余之仲子婦又裕菴君從外孫女也不獲辭爰序而銘之君姓宋氏諱亦灝字子明裕菴其號也本關中人後遷介休五世祖尙志早歿妻文氏守節膺旌門之典崇祀節孝祠高祖朝用有義

行曾得遺金五百歸之官又友有寄三千金而舉
家沒於兵者亟訪其近族還之事聞賜義官授
直隸遷安驛丞祀忠義祠曾祖標儀庠生樂善好
施康熙中邑大饑捐穀濟貧全活者甚衆崇賢村
尤賴焉匾其門曰惠洽鄉邦祖企唐太學生贈儒
林郎父湜候選州同知母侯氏劉氏俱封安人子
三亦光亦雍君最少劉出也六歲喪父七歲喪母
與幼妹俱育於兄嫂及就傅卽循循自勉凡飲食
衣服不敢與兩兄齒閒以拂意相加亦無幾微怨
曰吾不及事父母兄嫂猶父母也旣而以食指繁

衆議析居君一遵兄命不以肥涼變色其友愛率類此性嚴潔質直好義言不妄發嘗向雲中經營貨業雖久操計然之術者亦推君明敏歸則課耕崇賢邨莊田夫牧豎悉接以誠欸以是無不愛敬之遇里黨中老成朗達子弟中少年英雋者輒深嘉嘆堂兄亦周品行卓犖湖海士也君尤重之每事多折衷焉少時讀書久坐卽患微嗽長而奔走道途刻苦自勵益加勞瘁以妹幼失母于歸之歲事事縈心遂致不起以雍正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生以乾隆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二十有四

以三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塋於謝峪村宋王邱祖
塋配任氏候選州判諱連公女也幼嫻姆教年十
七歸於宋廿四稱未亡人栢舟自矢髫服當門教
子雖撫恤有加而無少姑息有過必督責之或更
邀宗族長者面加訓誡至於治家自冠婚喪祭以
至米鹽細碎薪水凌雜無不措置有方而且通達
大體伯氏遷居他所孺人曰同蒂也忍離乎哉敦
勉再三必使之仍還故居而後慰年四十二子旣
婚乃營塋事時劉安人猶未塋也每撫姑夫柩卽
痛絕有勸止者卽曰昔之自惜爲孺子耳今長矣

吾復何顧聞者皆隕涕居恒勤劬備至布衣蔬食
會有事變裁度悉當侃侃論列雖鬚眉愧不如也
嗟乎自內則廢缺女德弗備或節表懷清或賢稱
畫荻或才能禦侮或健足持家苟有一端亦足傳
矣而孺人以一身備之豈不難哉以視古列女奚
愧焉當裕菴君之初歿也糟糠之婦旣莫必其去
留襁褓之兒又安知其存歿一綫之傳危如累卵
覬覦不少支柱恒難人咸謂宋氏之業將至此而
衰矣而詎意孺人於聲沉灰燼之餘含冰茹蘖卒
之教子成立廓增貲產轉而爲磐石之安是固非

孺人之力不至此而宋氏積德累仁餘蔭猶及後
世殆亦可以觀天道也已孺人生於雍正八年三
月初八日卒於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年六十有一子一嶠太學生娶王氏庠生佑公女
冀氏太學生煜公女孫男三邦枚王出娶徐氏邦
楷邦柱冀出孫女一適太學生王兆奏銘曰
年之不永天所命也名之不稱才弗竟也賴彼巾
幘有至行也其殆絕鬢留賓之陶而亦舉案齊眉
之孟也家雖中落終則盛也老來諛墓吾所病也
於茲不愧銘可証也俾爾子孫有餘慶也

中憲大夫張君墓誌銘

君張氏諱聖訓字佩伊號蘭谷貢生援例職布政使司經歷加五級授中憲大夫軍功議叙卽用康熙中武舉官守備贈武德將軍贈中憲大夫諱良傑者君曾祖考也庠生封武德將軍諱恭友者君祖考也康熙戊戌武進士軍功卽用衛守備授武德將軍贈中憲大夫諱新政者君考也母梁恭人趙恭人范恭人梁恭人四恭人各生一子而君爲長其先本關中人自遠祖諱天祿者始遷居介休西郭後又徙居城之西南隅稱城西張氏自守

備公以武略起家文學公以淳厚承之至進士公而大振其緒資兼文武推爲鉅人長德君少爛庭訓耳濡目染皆足以培植德基陶鎔學術早歲隨侍進士公與汜湖王刺史冰若臨縣王孝廉鳴池同里董刺史帷園羅明經景陸張茂才樹赤王茂才田夫梁上舍秋谷諸名流聯味外詩社恂恂儒雅若不能言間出一語輒驚其長老胥嘆進士公爲有子也壯歲有志用世以文學公年逾古稀進士公復不耐生產瑣屑君乃以家事自任課文講武外卽奉杖履於常樂園林或城寺別墅凡所以

娛祖若父者無弗至文學公歿不數年進士公繼之而君亦年幾知命矣由是慨然曰騎歟段馬乘下澤車鄉里稱善人如馬少游者亦自可尙又何必規規進取爲哉遂絕意仕宦於舊園之北復別築佳興園引流疊石種竹蒔花春秋佳日每招故舊觴咏其間見者謂有玉山金谷之風焉帷園刺史之舉樂與詩社也以君與田夫皆味外集中人故復招任茂才西郊汾陽魏進士書巢暨余同集前則太原孫進士晉源先生嘉善浦上舍秋稼後則王明經素亭王處士女爲亦時闌入一時分箋

擊鉢詩筒往復幾無虛日文采風流稱極盛焉然
君雖怡情泉石而邑中有事關興作與夫長吏諮
詢鄉里推藉無不慷慨建白身任其勞如邑侯王
公之濬河修城建立綿山書院皆推君爲領袖常
樂村之關帝廟龍天祠復推君爲董理龍天祠蓋
祀晉邑令賈公與宗氏夫人俗訛爲虎神廟且附
塑子孫聖母像於其中瀆禮甚矣君釐正之令別
置廟院城西教場之演武亭年久傾圯君倡率新
之馳道促狹每騎射輒有傷者君復經畫拓地至
今藉以無虞他如金川軍餉凱旋差務皆慨捐重

貲蓋君之急公尚義樂善好施率類此晚歲與里
中士大夫爲尚齒之會修洛社耆英故事又偕西
郊先生及余輩聯友聲詩社君雅好文事茗椀鑑
香書帖鼎彝恒置左右詩學樂天尤工臨池家傳
古隸得太原傅氏之祕索書者日夕踵門君欣然
應之不少厭余嘗贈君詩云書名孔草羊眞外詩
格元和大歷間殆寶錄也間嘗講求韜略留心弧
矢造就後學曰吾家世習此詎敢忘所自耶厥後
君之長子及孫早列黌序而叔子復以武生舉於
鄉文通武達方興未艾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其君之謂歟君天性淳
謹寬厚更饒禮讓自宗族鄉黨以至騶奴收豎市
僧里胥無不稱君長者丁酉之歲有司舉君鄉飲
大賓人咸以爲允云君生於康熙四十七年九月
十八日卒於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初一日年七十
有六著有蘭谷詩抄若干卷其刻於如蘭集及附
見余詩集者十不及一也配宋恭人繼王恭人董
恭人宋恭人李恭人子七於山附貢生前君卒宋
出舒翮候選縣丞騰翮丁酉科武舉候選衛千總
王出於崇貢生於峻企青於巒李出女三一適候

選千總李輝發卒一適梁宗洛一適候選守禦所
千總梁挺生孫男五孫女六曾孫男一曾孫女四
將以五十八年四月初八日塋於常樂村之永暢
原新阡以宋王董宋四恭人祔先期乞銘於余嗟
乎君與帷園田夫西郊年齒相若余少壯時卽辱
與諸君爲忘年交旬朔過從杯酒論文間及邑中
故家遺老流風佚事抵掌笑談率至宵深不倦旣
而三先生相繼物故獨君尙存迨至君歿而吾邑
之風雅好事與夫老成典型於是乎零落頓盡矣
君家文學公與先王父儒林公同學至契修通門

之好者於茲已數世矣余與君尤稱莫逆帷園之
歿余爲行狀田夫之塋余爲誌銘西郊壙中之石
闕焉余每思爲作一小傳而因循未果惟君之役
其何敢不諾諸孤之請也獨是君長余廿餘歲今
余年且六旬景逼桑榆白駒過隙舊學銷亡日就
奔陋追憶昔歡略如夢寐能不潸潸淚下哉銘曰
張固巨族世有偉人或仕或隱逮及於君承家以
武澤身以文抱朴含淳弗愧先民南山之下幽宮
是存旣鞏且安宜爾子孫

高孺人墓誌銘

代范息園

孺人高氏其家世故介休著姓爲贈武義大夫諱
日昇公之孫武義大夫三等侍衛諱攀鳳公之女
年十五歸於余性婉順寡言笑事君舅未幾而奉
君姑爲最久先意承顏孝謹備至接娣姒以謙撫
子女以慈下至婢僕亦終歲不聞譙呵聲蓋數十
年如一日也迨遭先參政公暨先淑人之喪靡不
哀毀如禮而於余尤修冀缺之敬最後余以食指
繁衆憫其勤瘁置側室劉氏稍分其勞略無妬意
且恩遇之撫劉出子女一如已出其嫺德馴行率
類此方期白首相莊以翼復諸子女之成立詎意

中道棄捐一病奄忽伉儷情深其何能已嗚呼自
內則廢缺女德以衰然考之詩如葛覃之節儉蠶
斯之宜男樛木之不如類可傳之不朽固不必有
奇節異行震駭時俗也若孺人者或亦可不媿於
古媛也歟生於雍正六年三月十七日歿於乾隆
四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年四十有八子男十子女
七孫男一將以四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塋於沙堡
庄之新塋爰誌而銘之銘曰

爲奉倩之神傷爲安仁之悼亡而不能爲鼓盆之
莊銘此幽薌以示不忘俾爾後嗣克昌

武翼大夫候選遊擊李君墓誌銘

代

余設帳於介邑之李氏者有年矣自葵軒春山兩君外得遍交其羣從旣而春山移居常樂村張氏北園復延余館於家其南園則其從弟進亭君居也望衡對宇過從尤數壬子冬余歸忻州今歲春杪始來館過視君而君病已不可爲矣逾月卒卒又數月將營葬事其孤固昔從余遊者因來乞銘嗚呼松菊猶存風流頓盡言念交情有不潄潄淚下者哉又安忍以弁陋辭也爰誌而銘之君姓李氏諱日暹字勤修進亭其號也故隴西人遷山西

之孝義自八世祖仲良始占籍介休居義棠鎮爲
邑望族最後遷居城中曾祖汝信祖玉金累贈武
翼大夫父文緯州同知以子職封武翼大夫妣秦
氏繼妣侯氏周氏君周出也而居長性倜儻任俠
喜交遊嫻弧矢年甫弱冠爲督學使者所賞識補
邑武生援例職遊擊授武翼大夫每欲以武略自
奮後緣事未獲如願遂寄情聲色歌樓舞榭日與
五陵豪雋相徵逐以故緇流羽士狎客纖兒里胥
市僧之流無不欲承顏色而効趨走而君亦通脫
自喜不設城府無貴賤咸歡然相接遇事有不平

或至使酒罵坐如灌夫之爲以忤貴遊不顧也問
有規之者曰君家從兄如中憲君葵軒司務君怡
齋評事君春山暨君弟別駕君曉園皆鄉間重望
仕宦勝流而君之從子亦有掇巍科躋顯職爲國
干城者君胡不養高自重以崇令聞彼朱家劇孟
者流恐終爲盛德之累也君笑曰是則然矣第古
人所謂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又何爲
耶吾聊以耗遣壯心銷磨豪氣又安能效世之腐
儒嗇夫終其身如轅下之駒裨中之蠹乎晚歲漸
就輶晦與邑中士大夫修澗公耆英故事更聯同

人爲奕社以家事付之子藝花種竹爲娛老計然
遇歡場綺席酒酣以往其豪情俠思猶躍躍露眉
睫間也於是人每謂君積習未除黠癡相半而孰
知君之居心積行實有過人者別駕君之筮仕也
頗形拮据初未嘗語君君輒以千金助之無少吝
迨別駕自京江謝病歸鬱鬱不得志君時過城中
省視聚首笑談凡所以慰藉之者甚至至於宗族
鄉黨以緩急告者無不立應卽事涉公庭亦必委
曲周全之已酉歲歉人多菜色君率同志數輩多
方募賑村之窮民不至流徙者皆君力也前此修

城濟河建書院纂邑乘及金川軍餉君佐中憲君
皆捐重貲及中憲君老謝公事近歲如捐修武廟
考棚公館諸工又與別駕君共爲領袖不辭勞瘁
其篤於友愛扶危濟困急公尚義類如此嗟乎世
之擁財自封者非持籌障簾寸累銖積爲子孫計
卽盛其飲食居處服飾車從以相夸炫求其輕財
重俠如君者豈易得哉迹其行誼與諸昆弟雖若
異趣而分道揚鑣各行其志倘亦無愧於古所謂
豪傑之士也歟君生於乾隆三年九月初六日卒
於五十八年四月初七日年五十有六將以其年

八月二十日塋於常樂村封贈原祖塋之次配強
氏儒林郎候選州同知桂繩公女也子男子一城
太學生娶代州馮氏翰林院編修祁公孫女庠生
廷立公女子女子三一適候選員外郎張清典一
適平遙雷凝馨一適太學生溫金鰲孫男二世詩
世書孫女四銘曰

仙李蟠根隴西右族世代遞遷倚於汾曲維君少
鵬志氣騰越通俠輕財早謝羈束恤人困窮脫人
桎梏慷慨論交推心置腹晚歲韜光大夢先覺有
子克家一夔已足兩孫王立森然頭角壙中之石

猥以相屬我詞非諛庶稱實錄

癸酉科武舉軍功議叙即用衛千總張君

墓誌銘

余銘瑞軒張公之藏也歲在癸巳越十七年而公之仲子千戶君歿又七年而諸孤仍以事狀來乞銘嗟乎人壽幾何轉瞬倏廿餘載其間時勢之推移親交之凋喪已難屈指計而余老且慙舊學銷亡恍如隔世里中後輩或視爲陳人宿物余亦頗與俗捫中散絕交君苗焚硯此其時矣其何能尙臚顏滿毫爲諛墓之役乎第君繼配爲余季父儒

林公女君次子又娶余長女固知君最悉且君齒
長余十餘歲而於儕輩中獨嚴重余余安忍負君
而却諸孤之請哉按君諱漢輝字卿雲別字勤齋
其先隴西人自遠祖諱天祿者始遷汾之介休爲
城西張氏曾祖奉恩祖俊耀父玉珠太學生以子
職封儒林郎布政司理問妣許氏段氏皆贈安人
許生二子君其仲也幼岐嶷讀書通大義孝友愿
謹長而魁梧出衆修挺豐願爲武學生與猶子筠
統並留意韜鈴嫻習弧矢擬以武略自見旣而兩
人先後擢武闈伯兄翰光又援例授理問膺綸

誥邑人榮之然君恂恂善下與物無競下逮臧獲
皆寬厚御之終歲不聞譴呵聲早年失怙終身懷
慕與兄尤友愛無間操家政井井有條雖米鹽瑣
屑亦躬親檢閱居父喪盡哀盡禮及營窆尤爲
周至弗辭勞悴時年已踰艾矣自析簪後如金川
軍餉城工捐輸及邑中諸公事君悉獨任之不以
累諸從子平居自奉儉約衣不求華侈食不備珍
饍無鼎爨書畫之嗜無博奕絲竹之娛疑於吝嗇
而凡負君貲不能償者君待之如故不置齒頰間
不止不責償也蓋有古人焚券市義之風焉於是

族黨中不率者緣君長厚挾求強貸多覬覦君爲
外府君亦屢資助之人咸曰是豁壑也徒供其飲
博揮霍耳且漸不可長其何能厭君曰吾固知之
然亦只自盡吾心耳又何必屑屑與之較是非曲
直哉至其人尙可輔翼教誨之卽不憚多方與之
謀生計稍有積貯更親爲之權子母贏則歸之人
絀則償於已其由此免於凍餒而藉以成立者殆
不止一人一家也凡君之寬仁厚德率類此嗟乎
世俗淳漓人情夷險固難槩論然卅載以前人士
尙多矜尙名節間有不肖亦迫於公論強飭廉隅

勉崇齒讓未敢侈然自恣也迄於今而梯榮媒利
之徒比比矣蟻聚鴟張蠅營狗苟視禮法如弁毛
以貧富爲軒輊雖遺笑於陽竊取譏於鬼域弗恤
也求其如君之循分自守鄉里稱善者已憂憂乎
鮮遘矣豈不重可嘆哉君體素稱壯健在晚歲猶
不以風寒暑濕爲虞一時友人酒譙諧笑每揶揄
曰君矍鑠如馬伏波善飯如廉將軍撫髀拍張如
王敬則真堯鑒中人也固當揚威沙漠著績金湯
爲國干城乃何僅僅乘下澤車馭欵段馬如馬
少游哉以此皆謂君秉負最强且積善餘慶壽躋

期願其食報於子孫者正未艾也詎意偶感時疫
數日遂至不起耶君生於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十
九日卯時歿於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十二日亥時
年六十有九癸酉科武舉軍功議叙卽用衛千總
元配燕氏繼配溫氏茹氏岳氏子五長筠青太學
生娶鄧氏次筠芳娶茹氏卽余長女也茹出次筠
蔭娶文氏次筠秀娶蕭氏次筠美聘范氏岳出女
四一適董吉昌燕出一適武生王元鳳卒溫出一
適郭正統卒茹出一適太學生宋希赤岳出孫男
五錫福娶燕氏筠芳出錫朋娶宋氏錫彤聘高氏

續聘梁氏筠青出錫五筠芳出錫珩筠蔭出俱幼
未聘孫女二一適太學生梁嘉賓筠青出一適庠
生梁淑恒卒筠芳出曾孫男一曾孫女二將以嘉
慶二年十一月二十日酉時塋於南郊祖塋以燕
溫茹三安人祔銘曰

秉禮循分執德守經胸無冰炭行絕畦町爲家之
督爲國之楨奮跡騰揚終老戶庭席豐履盛生
順歿寧南山之麓惟君佳城畢如臯如萃秀毓靈
以蔭後裔蘭茁芝萌更千百年尙徵余銘

文林郎知湘鄉縣事賈君墓誌銘

三代而下惟漢吏治爲得隆而前漢循吏傳只六
人後漢亦僅倍之以是知班氏所云所至民富所
去見思生有榮於死見奉祀者之難其人也如湘
鄉令賈君其庶幾歟君諱世模字聖輝別字介亭
世居介休之張蘭鎮諱承高者君曾祖也鄉飲賓
諱承址者君祖也州同知 覃恩封儒林郎諱斐
章者君考也妣韓安人繼妣張安人子五韓出者
四君其仲也幼穎慧讀書通大義不屑屑於章句
未冠得咯血症遂廢舉子業用計然策走京師雖
艱苦備嘗而壯志弗減慨然有用世之思曰大丈夫

夫終不以賈人終也閱七年傾貲援例得除湖南
廣盈庫大使五載以循卓遷知湘鄉縣事益勤厥
職愛民勵俗獎善鋤強王某者巨猾也橫行鄉曲
人皆畏之君廉得其實跡立置之法一境肅然他
如建考棚葺祠宇課農桑諸善政更更僕難數也
然君之大有造於湘民者則尤在於養士與保赤
邑舊有東臯書院規制粗具而屋宇湫隘餽廩弗
給就學者寥寥君甫蒞任即鳩工舍益膏火延名
師拔英雋之士使之受業洎久無干科自君謀率
不數年鄧筆山羅九遠謝鴻興諸君皆成進士入

翰林其舉於鄉者尤衆湘人不重生女多棄之牧
民者立育嬰堂收養日久頽廢君惻然亟捐俸建
修復勸士民捐輸積數千金以爲久遠乳祿之費
歷歲存活無算昔者文翁之治蜀也修起學宮招
子弟以爲學官弟子吏民見而榮之由是大化學
比齊魯焉君家彪補新息長民困貧多不養子彪
嚴其禁數年間養子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曰
賈子生女曰賈女二事恰與君所爲相類君洵無
愧於古循吏已故解組之日人士攀轅泣送者數
十里不絕又勒頌貞珉以示不忘於此見民心之

愛戴而君之致此者非偶然也乃君之宰湘鄉也凡十五載治行甚著久當遷且歷署長沙同知與善化湘潭武陵諸劇邑後派修岳州城工及金川凱旋大差他資望後君者多遷去而君如故人求其故不得疑有尼之者謂大差劇邑實陽獎而陰困之也賴君有幹略得無累不然者殆矣第君性實耿直見義卽爲不作脂韋態其在武陵也會大水環城郭君登高見營房數十間壅遏水道不得洩命折毀之而司軍政者不可君力爭曰民命至重營房何足惜倘水一入城數十萬生靈盡付之

波臣矣公寧忍乎阻者語塞乃得折去而水勢頓
減其辦凱旋差務也芻茭糗糧供應甚備而不病
於民大將軍阿廣廷公相深器君以書稱於督撫
人謂君必將大用而卒渺然於是咸爲扼腕君淡
然置之無幾微憾曰吾父春秋高不便迎養吾將
返吾初服矣幕中諸君皆謂當以終養歸君曰養
則可也終之一字豈人子所忍言耶卒以病告咸
咎君舍易而趨難爲失策蓋終養有例而病則必
滋多方留難也卒之歸裝大損君亦淡然置之然
有識者服其見機勇決云歸里後奉太翁與張安

人孝養備至十餘年如一日惟以韓安人不逮祿
養爲恨迨張安人歿及太翁捐館喪塋靡弗如禮
不以年逾耆艾自逭也至於待兄弟以友愛訓子
姓以義方遇鄉黨以禮讓雖自奉儉約而親族中
有急難者輒周恤之不少吝己酉歲歉君倡義捐
賑窮民賴之當事上其事於藩憲給匾以旌從子
偉烈歿無子君經紀其家事以孫懋官嗣焉君之
孝友嫻睦慷慨尚義率類此嗟乎以君之才使得
治大郡居顯位則百姓之受福當更無旣而奈何
使之僅卑棲一邑未竟其用以去而終老於牖下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雖然上官知其能小民懷其德仁風惠政江流與之俱長矣他日國史之傳循吏者當必有考焉而況優游林下康寧壽考則天之於君亦不可謂不厚矣君生於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卒於嘉慶四年六月十八日年七十有二元配范孺人繼氏氏封孺人子三芳烈太學生先君卒豐烈太學生溶邑庠生女二俱配士族孫男六懋和邑庠生懋德卽用從九品懋官嗣從子偉烈懋修懋政懋敬孫女四曾孫男二士昭喆昭將以卒之年九月日塋於雙貴園之祖

塋以先期欲余銘君壙中之石闕子升三爲通其
意越二日其孤名溶者踵門再拜以請曰先君子
之塋有日矣服官行已足爲世範非先生之文無
以慰先君子於地下幸憐而教之嗚呼余之識君
也在君歸田後於廣座中獨與余歎洽若別有欽
重於余者嗣後每相見輒歡然握手道故余甚愧
其意丙辰春君幼子又與余幼子同受知於學使
者今來請銘未敢以荒陋辭因按狀並以夙所聞
於鄉人之遊於江湘者誌而銘之銘曰

馬氏五常白眉良筮仕藩幕宅崇臺飛鳧百里綰

銅章治行第一冠楚疆他年應爲國史光歸來
松菊差未荒有子有孫壽且康積善餘慶世其昌
佳城鬱鬱綿山陽卜葬何必定桐鄉



容齋文鈔卷五

綿上茹綸常文靜

墓表

中憲大夫雲南普洱府知府高公墓表

代

漢世最重循吏凡二千石治有異等之效輒以璽書褒勉增秩錫金或爵至關內侯班孟堅以爲所至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誠足以照耀史冊聲施無窮矣然率皆久於其職弗拘以文法而後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若朝受事而夕更甚且遷謫隨之雖龔黃之徒又安能有所設施

哉此吾於太守高公有深慨焉公諱光祖字命新
別字寬軒汾之介休人曾大父世明大父文英國
子監生贈奉政大夫父習詩國子監生候選縣丞
封奉政大夫贈中憲大夫雲南普洱府知府母劉
恭人生公繼母陳恭人公少入邑庠爲武生援例
仕爲都勻府八寨理苗同知庚午署定番州兼攝
都江通判辛未署都勻篆時旱甚公禱雨立應時
戒諭土司謂八寨之苗易擾而難安凡有差役必
均其勞苦給以鹽米公私陋規悉裁罷於是吏胥
無所售其奸壬申署銅仁府兼松桃同知松桃紅

苗視他苗尤難治公蒞任一境肅然蓋廉能之聲
素有以攝服其心也勸其力田數爲宣講 聖諭
凡苗有訟卽於本地判理示不擾且恐妨農也乙
亥用大憲薦赴部引 見尋署南籠府以事過安
南夜宿驛亭若有女子前却堵下者叱問忽不見
詢知邑有貞女無賴欲犯之不從遂手刃之而逸
數月求其人不得公乃諭邑令曰烈女銜冤克徒
漏網安用長吏爲哉回署卽禱於神祠嚴飭差役
卒獲而置之法復請於上憲旌其女於是南籠人
喜曰真吾公也而銅仁都勻之民復爭之曰固吾

公也於若何有丁丑 特旨授雲南普洱府知府
先是公雖歷任府事皆攝行至是始卽眞焉然甫
三月遽以南籠屬縣交代未清之案望誤歸矣詎
不深可慨哉公清真奉公勤行德政使得久於其
職而竟其設施豈遂遜於班史所云而以細故去
官公之不幸實斯民之不幸也晚歲屏跡邨居蒔
花藝藥時與耕夫牧豎徜徉於長林豐草間人不
知其曾爲郡伯也嗚乎可以想見公之爲人矣至
其生平敦孝友重氣誼慎取予工詩筆善書畫介
人率能言之故不具論公生以康熙四十七年七

月二十日卒以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十三日年六十有二配李氏贈恭人繼梁氏又繼梁氏無子以猶子上翊爲嗣女一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十四日公之兩弟將葬公於南鄉泉兒頭甘草原之新阡同邑茹君容參旣誌其墓而屬予爲之表予雖遠人然公守都勻日子忝爲儒學教授曾親炙公者故不敢辭謹著其服官爲政之槩如此非特慰公地下且將以告國史之傳循吏者使有所考焉

中憲大夫敬菴張君墓表

代俞郡伯

乾隆三十六年余以比部郎出守汾州每以事過

綿上輒聞邑人稱張君之賢張君者諱呈繡字成
文別字敬菴國子監生以子貴贈中憲大夫其歿
已廿餘載矣稱其孝則曰幼失怙哀毀如成人事
母有姜詩杜孝之風及歿廬於墓所者三年稱其
弟則曰析產能讓薛包不過也稱其樂善好施則
曰祠宇傾圯者修之道路汙下者甃之飢者食之
寒者衣之疾病者藥餌之稱貸莫償者毀其券死
無以殮者畀之棺無地以藏者爲致義塚貧不能
延師者爲設義塾宗族親故之鰥寡無歸者瞻養
之以終其身其孤無依者婚嫁之俾得其所至於

立身行已廉靜寡欲其儉德摶謙更難縷述也余聞之嘆且異方思所以表彰之以爲末俗勸而君之哲嗣煌余門下士也於甲午春以君事略謁余請表其墓余因得綴拾其大端書之按張氏先世隴西人始祖諱德徽者始遷介休曾王父進祿王父奇士父龍騰贈儒林郎母宋安人生二子君其仲也以康熙三十年 月生以乾隆十五年 月卒以二十一年葬於南郊常樂鄉祖塋年六十配陳氏任氏有壺德皆封恭人任生子一煌布政司理間加五級授中憲大夫娶李氏郭氏女二任出

者一皆適士族孫男二孫女二嗚乎世之擁厚貲以自封者非孜孜錢刀爲悅拾仰取計卽盛其服飾車從以相夸炫甚者復縱情聲妓博塞以破家亡身其視君之布衣蔬食而好行其德於鄉里以孝友著稱者其相去亦何霄壤耶宜乎沒世而稱之者不置也前此君之鄉人請於有司欲祀君於孝義而未果此亦當事之責也夫張子其姑以余文鏞諸石以娛焉

行狀

奉直大夫直隸保定府安州知州前任江

南鳳陽府宿州知州鄉飲大賓董公行狀

公諱柴字也愚號帷圖姓董氏其先隴西人自明
洪武中始遷汾州之介休爲邑望族順治己亥進
士仕爲平陽府教授授登仕郎贈文林郎諱奕光
者公會祖考也康熙丙寅拔貢由太谷縣教諭遷
江南霍山縣知縣行取工部屯田司主事授文林
郎贈奉直大夫諱振祖者公祖考也贈奉直大夫
諱者公考也妣王宜人生二子公其長也四
歲失怙每隨侍王父讀書官署輒能越其儕輩性
淑儻喜交遊嗜聲韻之學不屑爲經生家言康熙

丁酉年十八以例貢生試棘闈薦而不售遂棄去
考授州同知職逾三年工部公歿於京邸公以承
重丁艱雍正壬寅遵奉 上諭事例議叙知州需
次都門所交皆賢雋酒樓詩榭稱極盛焉丁未以
家難歸得怔忡之疾養疴溪底別業幾一載始愈
庚戌再謁選人除宿州宿當孔道地瘠民貧素號
難治公至剔弊除姦安民緝盜遂稱卧理時隣省
諸郡邑多饑凡流亡過宿者公悉捐奉資送之辛
亥春辦理江寧都統移駐西安軍需先是兵所經
過之地往往自匿行囊誣令賠償公私患之公廉

得其情設法防禁自後無得售其奸者是歲宿荒
公未請於大憲輒先發倉穀萬石拯饑幕中諸君
交阻之公曰設請而不許將遂坐視民饑而死耶
吾願以官殉之無悔也壬子禱雨白龍潭立應因
濬甯山橋溝渠引濫栢等水沃田爲直北數十村
之利時適患瘡不遑顧惜凡公之拯民瘼勤所事
率此類也以故中丞有明敏之褒副使有安徽屬
第一澄清之薦無何舊疾再發至秋遂以病告當
事率慰留之至再乃得題請謝事後以交盤任內
事羈留一載歸仍居溪底病良已時往來介林雲

峰光嚴諸地與邑中諸詞人爲味外小集揚屹風
雅徜徉林下者幾十載乾隆辛酉再丁王母霍太
宜人憂甲子服除補直隸安州冬之任卽辦本州
水利建騶馬廟際頭關同口韓洞濟伊城河時
上憲委員巡視有向公求賄者公曰官只飲安州
水耳安所得金乎遂以辦科不合譖公後會勘知
其誣乃令公得便宜行事丙寅春復修騶馬廟馬
卹等橋梁以備 上東巡視河工戊辰正月調涿
州承辦大差監修州南大路二月復調德州承辦
大差是月丁母艱十月扶柩旋里公之治武興也

上官稔知公才能多誘以他屬未結之案又以密
邇畿輔差務盈繁訟牘委積他人拮据不勝者公
以游刃行之有撫字之仁無誅求之擾開誠布惠
更有加於蒞宿時丁卯間浞地有蝗不爲災可以
覘公政已甘棠遺愛迄今父老口碑猶載道也已
已春營王宜人塋事庚午服闋入都一月卽歸時
公年已逾知命雖詩豪酒聖不減曩昔而銳意著
述欲遊覽名山大川一洩其胸中之奇以成不朽
之業固已無意於簪組矣癸酉 覃恩授奉直大
夫時方伯朱公一蜚罷官寓潞安公夙感知遇極

意周旋不以盛衰異視歿而經紀其喪人咸高公
義丁丑南遊由直沽抵廣陵謁其江都相祠明史
閣部墓訪雷塘蜀岡平山堂竹西亭諸勝遂至京
江遊金焦及甘露鶴林諸寺戊寅二月舟過無錫
酌第二泉抵姑蘇泛石湖登靈巖望太湖轉登支
硤山華山謁范墳探梅鄧尉月盡至魏塘主故方
伯朱公之子晝圃雙芝軒三月入吳泛苕霅之溪
遊峴山白雀道場遂至餘杭寓孤山遊西子湖凡
廿餘日更欲渡江爲浙東之遊會疾作不果夏六
月避暑虎邱之梅花庵七月返嘉善寓晝圃香林

別墅縞紵論文酒酬酢一時風流輝映不啻漁
洋山人之修禊紅橋與水繪園也十月復爲松江
之遊主部曹張二銘梅園與邑中士大夫讌集橫
雲山過姚明經平山松桂讀書堂由崑山仍返香
林園已卯年六十元日與諸名士集問心庵二月
遊平江丹徒盱眙抵譙陵寓焉庚辰之祥符臨梁
邑宰宥宇之喪代理其任內交代事老母幼子恃
以爲重及歸紆道陽城謁少宰田公懋於里第五
月還里余於是歲始識公爲忘年交三徑過從詩
筒往復幾無虛日甲申復與余輩舉樂與詩社丙

戍於故居旁別築隨分園蒔花藝竹爲吟嘯之所
已丑復南遊訪故人於維揚海寧嘉善經歲歸修
家乘董氏自徙介以來雖科名文學之士輩出而
未遑搜輯自公始克紀其世系所以述祖德而貽
孫謀者豈不鉅哉庚寅辛卯間郡伯孫公和相邑
侯王公謀文徵公政績詩文著之郡縣志壬辰舉
鄉飲大賓乙未汾河及南山水暴漲東北邨落並
罹陽侯之厄而公所居段屯爲尤甚漂沒什物傾
蕩屋宇者無慮數百家公曰亡羊而補牢未爲晚
也倘水再至則將奈何於是首謀築河堤修邨堡

以圖保聚間以語余余曰是誠不可緩第人心渙散當凋敝之餘繼以工作恐非易事福先禍首怨之藪也況經營籌度之勞錢穀畚鍤之擾更非年近八旬之老人所能堪也其曷諉諸少壯及強有力而擁高貲者公意以圖始無人義難坐視且所關利害甚巨遂毅然董率其事此雖公急功任事之勇捍災拯患之仁然卒以是疲精力滋訾議工抵於成而身亦垂斃矣厥後以痢疾遂至不起蓋有由也嗚乎當被水之年公亟請於勞邑侯免卹中差役二年將歿之前一月猶請於呂邑侯續免

差役一年公之惓惓於鄉里如此其心固昭然已
公生平視友朋爲性命癖詩若頭目腦髓爲官偶
然耳故其交遊於都門則有合州何孝廉大有通
州謝運判棠諸城孫別駕國杞縣丞宸輔歸安汪
刺史源戴主事聞鸞益都朱明府承照丹徒焦明
府作薪長洲馬司馬璞若而人宦途則有烏程嚴
明府遂成丹徒張副使學林德州盧運使見曾嘉
善朱方伯一蜚宿州丁明經英曉王廣文巖吳山
長煥文若而人南遊則有嘉興錢司寇陳羣上海
潘布衣佳晴風溪許閣學王猷錢塘陳明經章仁

和沈明經心嘉善蔡明經維熊曹明經庭棟錢茂
才夢鈴浦茂才鏗孫茂才煒錢布衣涵朱上舍錦
昌若而人同里則有羅明經贊張茂才幟王茂才
佑梁上舍濟張進士新政梁祭酒錫璵梁明府溥
任茂才大廩張叅軍聖訓太原孫進士榮前汾陽
魏進士國正若而人或輦路名卿或騷壇宿彥或
鄉里素心或天涯知己要皆以文章道誼相切劘
而世俗之交無與焉至其著述於京師則有北征
草宿州則有荷離集里居則有半壁山房初稿二
稿存情草安州則有武興集獨鹿草庚午後則有

雪窻吟半壁山房三稿四稿味外集感舊集寓路
安之寄軒則有寄軒草晉祠則有漫遊草嵩洛則
有漫遊二草津門則有漫遊三草大江南北則有
漫遊四草五草香林唱和詩柳州話別詩雲林遊
草若干卷甲午後自訂則有帷園文集尺牘綿汾
散人總集若干卷雜著則有軍需紀略救荒事宜
竹榻夢記思補錄若干卷編輯則有中唐十二家
詩選陶詩意擬綿上四山人集四山人者卽公與
王田夫梁秋谷任西郊三先生也如蘭集天籟集
蛩然集帷園友生詩鈔若干卷嗚呼可謂富矣公

之詩沉鬱排奐不啻一家自漢魏六朝以迄唐宋
元明無不咀其精華窺其堂奧故每變益上不朽
之業端在是已而或者病公門地華侈不能習爲
寒儉拙於治生以至困乏則亦目曉之見也夫晚
年知交零落與世齟齬乃購南山瘠田數十畝欲
屏絕一切爲入山之舉而已不可待矣疾革時余
與西郊張蘭谷李曉園過視猶執手爲永訣語神
志清朗略無畏苦非來去了然者歟公生以康熙
三十九年六月六日卒以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七
日得年七十有八元配梁氏贈文林郎庠生諱質

昶女繼配梁氏庠生諱帝簡女俱贈宜人繼配高氏兩淮鹽運使諱淳女封宜人側室賀氏張氏劉氏子男七人孟達國學生娶孟氏出嗣公弟桑後孟汾府庠生娶范氏俱元配梁宜人出仲燧國學生娶梁氏繼配梁宜人出仲燧國學生加捐重九品娶王氏叔燧娶李氏叔燧國學生娶任氏俱賀出季然國學生娶梁氏張出女三一適太學生郭堯都前卒一適太學生梁天羣一許聘庠生王國充孫男八公之塋於龍回新阡也卽以卒之月日先期諸孤衰經稽顙請余作狀余於公爲桑

梓後進廿年以來荷公教益辱附賞音固習知公
者義無可辭因不揣固陋按公自叙年譜及諸孤
所述行略次其梗概俾當世立言之君子採擇焉
謹狀

武顯大夫浙江黃巖鎮總兵官弓公行狀
曾祖三元贈武義大夫浙江撫標中軍叅將
祖天宰贈昭武大夫浙江衢州鎮標右營都
司晉贈武義大夫浙江撫標中軍叅將三
贈武功大夫浙江紹興協副將累贈武顯
大夫浙江黃巖鎮總兵官

考旌錫太學生考授州同知贈昭武大夫浙
江衢州鎮標右營都司晉贈武義大夫浙
江撫標中軍參將三贈武功大夫浙江紹
興協副將累贈武顯大夫浙江黃巖鎮總
兵官妣康氏累贈夫人生妣董氏累贈夫

人

本貫山西汾州府介休縣

公諱斯發字中德別字超庵其先爲直隸人自五
世祖諱師者始著籍介休生而岐嶷侗儻稍長丰
度超卓濯濯塵表讀書通大義喜古瑰奇特達之

行不屑爲經生家言究心輜略嫻弧矢技勇慨然
有終軍棄繻定遠投筆之志年十七應童子試冠
其儕乾隆十五年舉於鄉十七年壬申恩科成
進士揀選衛守備補駐京提塘援例改營缺二十
三年除山東泰安營守備復援例改都司明年除
浙江衢州鎮標右營都司三十一年遷提標前營
遊擊三年遷撫標中軍叅將又三年遷紹興協副
將四十二年遷黃巖鎮總兵四十七年署理提督
事公旣負性英敏又久歷戎行諸軍務無不練達
故所蒞之職輒有成效其署理提督也適有議給

武職養廉之 詔公體 上德意詳定規畫上之
制府制府據以入告遂得 俞旨其鎮黃巖也爲
海疆要地洋匪出沒頗爲商民害公勤修武備訓
練士卒嚴號令信賞罰巡哨緝捕率有方略一時
盜風爲之頓息撫軍制府皆倚以爲重其在紹興
也嵎縣民聚衆抗令幾有燎原之勢公率兵掩其
不備擒首惡釋無辜免株累一境遂獲晏然其在
衢標右營也他營兵丁每月糧米三斗惟衢標兵
銀米各半所領之銀以市米輒不敷至於喪葬婚
嫁他營咸有賞額而衢獨無時中左城守三營緣

遷調乏人公奉委兼攝諸營篆制憲巡邊至衢公
陳情力請得與他營等衛兵迄今頌德不衰凡公
之殫心厥職有裨軍政率類此平居敦詩說禮如
卻縠雅歌投壺如祭遵輕裘緩帶如羊叔子故人
皆以儒將目之謂非兜鍪中人也 國家金川之
役公以職任邊隘不在調遣時同里郭公帝揚科
第爲公後進以從征功已晉擢南陽總兵公每撫
膺曰封狼居胥勒石燕然吾於是輸郭鎮一籌矣
然公雖未專征闕外而由偏裨至提鎮歷官三十
年屢辦 南巡差務 扈從 乘輿二十七年三

十年則有文綺之 賜四十三年朝於 行在則
有克食之 賜四十九年 聖駕幸浙公總理陸
操兼辦圍卡事宜復屢蒙 召對溫綸訓示 賜
克食等物尤數賓僚咸賀謂 上方嚮用公也詎
意五十三年以所屬不職牽連望吏議鐫四級而
公亦以積勞致疾卽於是年五月請急歸歸而杜
門養病不甚通賓客間有酬對率恂恂唯諾其言
論丰采視少壯時固迥不侔矣人皆疑公爲養尊
處優不謂其病也仲秋邑侯汪公重公名必欲觴
公讌罷語予曰弓公大似文吏何全無武毅氣耶

予曰改其常度予竊爲弓公憂之不兩月竟以疾
厥逝公至性過人內行純備生未彌月母董夫人
歿十歲贈公復捐館舍哀毀如成人與兩兄相依
爲命伯兄斯張有智略尤敦友于不惜厚貲爲弟
等延致名師一切馬韜矢箠之屬皆躬親檢視且
與同卧起者數載其友愛教勗邑中人每歎以爲
難以故公於協鎮任內請 賜封伯兄爲武功大
夫所以報也屢欲敦迎兩兄至署書問雖相隔數
千里無虛歲乃仲兄恬退有馬少游風鄉里稱善
不欲遠涉風濤伯兄雖間一至署而又以他事寓

居保定甚久公每念及輒歎歎不怡者屢日其他
貲產分多潤寡在公家昆弟特餘事耳歸里後方
期與兩兄棗梨話舊風雨對牀叙天倫之樂以酬
夙願而已不及待矣公生於雍正三年二月二十
七日卒於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初一日年六十四
配梁夫人武庠生諱通泗女以君姑康太夫人遶
疾年十二卽歸公有壻德封夫人後公五年卒簪
室安氏葛氏子三長清鎮太學生娶董氏武庠生
諱建威女繼李氏鎮江府通判名日普女安出次
清翰娶張氏通政司知事名詒女繼馬氏貢生

諱械女又繼李氏貢生鄉飲大賓諱御遵女梁出
三清衛原聘梁氏浙江義烏縣知縣諱洮女娶雷
氏候選州同知名應壯女葛出女五長適鹽大使
雷諱應泰子廩生燮清次適戶部福建司主事何
諱思溫子太學生道範三適附貢生候選按察司
經歷馬名巽子心暢安出四適浙江義烏縣知縣
梁諱洮子作成葛出五適軍功議叙卽用布政司
理問梁諱照子太學生挺立安出孫男二長佩琮
次佩瑀俱幼清翰出孫女四清鎮出者二長字廩
生雷名燮清子育謙次未字清翰出者二長未字

次字卽用鹽大使楊名清構子輝其孤將以嘉慶
二年三月十二日奉公柩塋於南靳屯端正原之
新塋以梁夫人耐而先期屬余爲狀余與公同鄉
曲又世敦縞紵固稔知公者不復辭按狀古者以
上之太常考功而今則爲國史之依據尤不敢
不謹因譌次所及見聞者而闕其所未知者以待
他日史氏之採擇焉